

筠

齋

漫

錄

筠齋湯錄卷之九

錫山黃學海宗于甫輯

四友齋叢說

詩卷耳篇小序曰此后妃之志也當輔佐君子求
賢審官故其訓嗟我懷人寘彼周行為思得賢人
寘周之列位或以為婦人無壺外之思則武王有
亂臣十人其一人謂父母則后妃亦嘗助成王業
安得以求賢審官非后妃之志耶故左傳楚以公
子午為令尹自右尹以下皆擇賢者以靖國人君

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
民無覲心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
黃山谷與蘇大通書云既在官則難得師友又少
讀書之光陰然人生竟何時得自在能閑散耶讀
書光陰亦可取之鞍乘間耳

心性之學吾輩亦當理會豈有創立門戶招集無
賴數百為群已弃本業兢事空談始於一方則一
如狂既而一國天下慕而效之則一國天下如
狂正所謂處士橫議惑世誣民即孔子所誅少也

外所謂言偽而辨行僻而堅者正此類也

薛文清吳康齋陳白沙諸人亦皆講學何嘗招集如許人惟陽明不但無妨於職業當桶岡橫水用兵之時敵人偵知其講學不甚設備而我兵已深入其巢穴矣湛甘泉在南宗伯揚州儀真大鹽商亦皆從學甘泉呼為行窩中門生此輩到處請托至今南都以為談柄

莊子比舜為卷婁卷婁羊肉也以為舜有羶行故群蟻聚之今兩司守令凡士子之升沉人家之盛

衰胥此鳥係豈但卷婁已哉尤不宜講學蓋以其
聲勢之足以動人而依倚聲勢之人進也何怪乎
士君子之恥言講學哉

人謂太史公為孔子立世家非是是大不然蓋方
漢之初孔子尚未有封號而太史公逢知其必當
有褒崇之典故遂為之立世家

史記游俠傳序論此正是太史公憤激著書處觀
其言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世主功名俱著者
為無可言而獨有取於布衣之侯又以虞舜并廉

伊尹鼎俎傳說板築呂尚賣食夷吾百里柶梏飯
牛以至孔子畏匡之事以見緩急人所時有世有
如此者不有俠士濟而出之使拘學抱咫尺之義
者雖累數百何益於事

庚戌之事趙大周力排和議言虜人用兵氣之盛
衰視月盈縮今十八日矣更一二日則月漸虧虜
必退宜不動以觀其釁城下之盟春秋恥之虜人
果以二十日退去

楊文貞之子暴橫人不敢言王抑庵直是同鄉相

厚遂極言之。後文貞以展墓還家，其子穿硬牛皮靴，青布直身迎之，殺百里外，一見以為其子敦朴善人也，抑菴忌其功名，妄為此語，太不平之。

薛文清廵按山東，建言內外憲官緘默不言，頤都憲佐惡之。後公考滿，頤署下下不稱職，公未嘗介意，少見於顏色。

李牧省江西人，為吏坐贓，楊公守隨廵按逮問。充軍後，牧省逃至京師，以符水得幸，授太常丞。比公還朝，即劾牧省罪，忌不宜典郊廟百神之祀，命改。

上林苑監久之擢禮部侍郎掌通政事受密旨訪
察百官賢否書小帖以所賜面書封進曰譖楊公
會公以應天府丞述職既辭朝矣忽中官傳旨問
吏部何不黜守隨部以廉能對令具履歷揭帖明
日又問吏部服闋添注之由復令奏聞乃調外任
左遷知南寧州

劉吉丁外艱詔起復視事如初吉三上疏辭托責
戚萬喜得不允陳編修音勸其力辭吉不荅弘治
新政萬尹以次罷去吉獨不動倚任尤專慮科道

言之乃傾身阿結昏夜欵門建言欲超遷科道待以不次之位於是侍讀張昇數吉十罪且謂李林甫之蜜口劍腹實似道之牢籠言路合而為一其患可勝道哉伏望奮發乾剛消此陰慝拿送法司明正其罪則人心悅而天意回矣科道交章劾昇指為輕薄小人上命謫昇南京工部員外

南京有一官長買橙下一斤其價和買只五六分耳皂繇遂詐銀五六兩其票上標至本衙交納其頭次來納者言其不好責十板爇出此皂持票沿

門需索其家計算若徃交納差人要錢門上要錢
書辦要錢稍不到又受責不如買免為幸遂出二
三錢銀與之京城糖食舖戶約有三十餘家遍歷
各家遂厭所欲矣

沿海防守之處起自吳淞所歷川沙南匯青村柘
林而西扼金山衛營堡凡五處中間所設兵大率
每處五百名約三千每名月給銀八錢則一年提
計兵餉三萬兩矣為今之計莫善於屯田每兵一
名總田二十畝若此處有兵五千當買田一萬畝

大率每年兵銀五千則田價將穀一半如少則以各項下賦罰銀買添或更少則以入官田足之權其輕重則所費者少所省者多一勞而永逸矣松稍僻峰泖之間以及海上皆可避兵故四方名流彙萃于此

黃帝廣成之說惟莊子中載其數語如言至道之精窅窅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尔形無搖尔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

守形飛乃長生慎女內閉女外多知為敗我為女
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女入於窞
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我守其一以處其和
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

管子曰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於不涸
之倉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
也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
之官者使各為其所長也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
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為不可成者量民

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强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不行不可渡者不欺其民也其言皆切於治理

商君書曰凡人主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農戰而以巧言虛道此為勞民勞民者其國必無力無力者其國必削則是其術專以急功利為首也

漢有張仲景世稱為醫之聖蓋以其深明素難兼曉氣運也王叔和有脉經則精通脉理劉河間專

言火有原病或張子和論汗吐下三法有儒門事親李東垣以脾胃為主有脾胃論朱丹溪則言氣血痰皆曰前人所未發學者當會其全可也

未佛氏所謂三乘者一曰聲聞乘二曰緣覺乘三曰菩薩乘聲聞者羅漢也悟諸諦而得道緣覺者辟支佛也悟十二回緣而得道菩薩者佛也大道之人也行六度而得道羅漢得道全由佛教故以聲聞為名辟支佛得道或問曰緣而解或聽環珮而得悟神能獨達故以緣覺為名菩薩方便則止

行六度真教則通修萬行功不為已志存廣濟故
以大道為名

法華經所言六波羅蜜六者六度波羅蜜者此言
到彼岸也經云到者有六鳥一曰檀檀者施也二
曰毗黎毗黎者持戒也三曰羸提羸提者忍辱也
四曰尸羅尸羅者精進也五曰禪禪者定也六曰
般若般若者智慧也然五者為舟般若為導導則
俱絕有相之流升無相之岸矣六者皆登彼岸斯
則通修萬行廣濟一切豈一支半解之悟可溥哉

語哉

佛氏所謂六通三明經云六通者三乘之功德也
一曰天眼通見遠方之色二曰天耳通聞鄰外之
聲三曰身通飛行隱顯四曰他心通水鏡萬慮五
曰宿命通神知已往六曰漏盡通慧解累世三明
者朗照三世然天眼天耳身通他心累盡此五者
皆見在心之明也宿命則過去心之明也目天眼
慧未來之智則未來心之明也

黃山谷與王子飛書云人固與憂樂而俱生者也

於其中有蘭擇取舍以至六鑿相攘日尋干戈古
之學道深探其本以無諍三昧治之所以萬事隨
緣是安樂法讀書萬卷談道如懸河而不知此所
謂書肆說鈴耳子茂遂羸頓如此亦是胷中不浩
浩耳

山谷與廖宣赫書云夫利衰毀譽稱訖苦樂此八
物無明種子也人後無明種子中生連皮帶骨豈
有可逃之地但以百年觀之則人與我及彼八物
皆成一空古人云衆生身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

細思熟念煩惱後何處來有益於事有益於身否
八風之波渺然無涯而以百年有涯之生種種計
較得喪又自有宿日決不可以計較而得然且猿
騰馬逐至於漸盡而後休不可謂智也

袁可潛即海叟之父世傳其檢田吏一篇有一老
翁如病起破衲襤褸瘦如鬼曉來扶向官道傷哀
告行人乞錢米時予捧檄離江城邂逅一見憐其
貧倒囊贈與米五升試問何故為貧民老翁荅言
聽我語我是東鄉李十五家貧無本為經商只種

官田三十畝。延祐七年三月初賣衣買得犁與鋤
朝耕暮耘受辛苦要還私債及官逋誰知六月至
七月雨既絕無潮又竭欲求一點半點雨不啻農
夫眼中血涸涸黃浦如溝渠田家爭水如爭珠數
車相接接不到稻田一旦成沙塗官司八月受災
狀我恐徵糧吃官捧相隨隣里去告災十石秋糧
望全放當年隔畝分吉凶高田盡荒低田豐縣官
不見高田早將謂亦與低田同文字下鄉如火速
勅我将田都首伏只曰嗔我不肯首盡把我田批

作熟太平九月早開倉主首貧乏無可償男名阿
孫女阿惜逼我嫁賣陪官糧阿孫賣與運糧戶即
目不知在何處可憐阿惜尤未笄嫁向湖州山裡
去我今年紀七十竒飢無口食寒無衣東求西乞
度殘喘無由早向黃泉歸旋言旋拭腮邊淚予亦
羞慚汗沾背老翁老翁勿復言我是今年檢田吏
近來人大喜法帖夫二王之跡所僅存者惟法帖
中有之誠為可寶但石刻多是將古人之跡雙鉤
下來背後填硃摩於石上故筆法盡失所存但結

構而已若展轉翻訛以傳訛則并結構而失之
故惟淳化祖帖與宋搨二王帖為可寶其餘皆不
足觀

楊升菴云宋太宗刻淳化帖命侍書王著擇取著
於章草諸帖形近篆籀者皆去之識者已笑其俗
孫過庭論書必倚通云篆俯貫八分包括章草涵
泳飛白必如是而後為精藝也

今世士大夫若遇定武蘭亭雖殘缺者當不惜以
重貲購之然蘭亭之刻甚多故古稱為聚訟

趙集賢與篆絲真草無不臻妙如真書大者法智
永小楷法黃庭經書碑記師李北海賤啟為尤妙
蓋二王之蹟見於諸帖者惟簡札最多松雪朝夕
臨摩蓋已冥會神契故不但書跡之同雖行款亦
皆酷似

畫有六法有三病六法即氣韻生動六者是也而
三病則曰板曰刻曰結

今之所稱好畫者有能稍辨真贋知山頭要博換
樹枝要圓潤石作三面路分兩岐皴綽有血脉染

渙有變刃能知得此者蓋已千百中或四五人而已

劉道原自訟有二十失又有十八蔽

老萊謂子思曰子性清剛而傲不肖不可以事君子不見齒剛惟堅固是以相磨舌柔順是以不敝太乙真人曰一者少言語養內氣二者戒色慾養精氣三者薄滋味養血氣四者嚙精液養臟氣五者莫嗔怒養肝氣六者美飲食養胃氣七者少思慮養心氣人由氣生氣由神住養氣全神可得真

道郭康伯遇神人授一偈云自身有病自心知身
病還將心自醫心境靜時身亦靜心生還是病生
時

山谷論玄關一竅云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自天
以下三萬六千里應三十六陽候自地以上三萬
六千里應三十六陰候中間一萬二千里乃陰陽
都會之處天地之正中也人身心腎相去八寸四
分自心以下三寸六分屬陽自腎以上三寸六分
屬陰中間一寸二分乃水火交媾之處人身之規

中虛開空洞內藏玄元之氣乃元神所居之穴
即所謂真土也外則應兩眼所以眼為飛土

呂汲公大防在相位其兄大忠自外郡代還相與
坐東府堂上夫人自廊下降階趨謁以二婢掖持
而前大忠遽曰宰相夫人不須拜汲公解其意叱
二婢使去夫人獨拜按赤日中盡禮而退大忠畧
不顧勞人服其家法之嚴

有虞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貢善商周之君天下也
使天下貢財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

西華侍禮不習子貢侍辭不釋宰我侍三忽古今
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厲也
魯將伐越筮之得鼎折是子貢占之以為凶行用
是故謂之凶孔子占之以為吉曰越人水居行舟
不用是故吉魯伐越果克之

子貢侍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自謂與孔子
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

附錄

老子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
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
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
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
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名哉誠全而
歸之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雖有禁觀燕處超然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跡則失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

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
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
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
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
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至受國之不祥是
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莊子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

無患者惟有德能之吾食也孰粗而不減爨無
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歟吾未
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
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
以語我來

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
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
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
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我之慎

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
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
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
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
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
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
任也是其才之羨者也戒之慎之顧伐而羨者以
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
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

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振盛溺適有蚤蚩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胷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耶

支離䟽者願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挫鍼治繃足以糊口鼓篋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

又况支離其德者乎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群生為之柰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莫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特築室席白茅間居三月復

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
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柰
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歷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
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
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
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日無所見耳無所
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汝內閉汝
外多知為敗我為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
之原也為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

天地有官陰陽有職慎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當我緡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
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
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
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天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
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
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夫富
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
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踴矣
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

也其為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
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耶誠不善耶若以為善矣
不足以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
聽躡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
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
未知樂之果樂耶果不樂耶吾觀夫俗之所樂舉
羣趨者誣誣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
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
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

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至
樂活身惟無為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
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
乎而無後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
皆後無為殖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
孰能滄無為哉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不
務知之兩無柰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
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三者

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已悲夫世之人
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
奚足為哉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
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
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
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
復與天為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
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

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神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夫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胥䟽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且何罪之有哉其皮薦之

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耶吾願君剝形去皮洒
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
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蔽與
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
妄行而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
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
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畱居
以為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為隣
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

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是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
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自
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
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
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
虛船來觸舟雖有憐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
則呼張歎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
耶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
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韋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暮之彌天而失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莫為盜莫為殺人榮辱立然後觀所病貨財聚然後觀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夫為

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
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
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
行於誰責而可乎

晏子

景公飲酒夜移于晏子前駟款門曰君至晏子被
玄端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
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
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簞簋者有

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司馬穰苴之家前駢歎
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搃戟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
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
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
夫布薦席陳簞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
梁丘據之家前駢歎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搃瑟右
挈箏行歌而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
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君子曰
聖賢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

兩用之僅得不二

乳叢子

宮他見子順曰他因貧賤將欲自託富貴之門庶克免乎子順曰夫富而可以託貧貴而可以寄賤者天下寡矣非信義君子明識窮達則不可今子所欲託者誰也宮他曰將適趙公子子順曰非其人矣雖好養士自奉而已終弗能稱也宮他曰將適燕相國子順曰彼徒兄弟甥舅各濟其私無求賢之志不足歸也宮他曰將適齊田氏子順曰齊

大國也其士大夫皆有自多之心不能容子也他
曰然則何向而可子順曰吾勿識也宮他曰唯先
生知人願告所擇將往庇焉子順曰濟子之欲則
宜若郈成子者也昔郈成子自魯聘晉過乎衛右
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送以寶璧反過而
不辭其僕曰日者右宰之觴吾子甚歡也今過而
不辭何也成子曰夫心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
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此觀之
衛其有亂乎背衛三十里聞竈喜作雞還車而臨

三舉而歸反命于君乃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居
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夫子聞之曰智
可與徵謀仁可與託孤廉可以寄財者其郈成子
之謂乎今子求若人之比庇焉可也宮他曰循先
生之言舍先生將安之請從執事子順辭不得已
乃言之魏王而外諸朝

魏王謂子順曰吾欲致天下之士柰何子順對曰
昔周穆王謂祭公謀父曰吾欲得天下賢才對曰
去其帝王之色則幾乎得賢才矣今臣亦請君去

其尊貴之色而已王曰吾欲得無欲之士為臣何如子順曰人之可使以有欲也故欲多者其所得用亦多欲少者其所得用亦少夫夷齊無欲雖文武不能制君安得而臣之

尹文子

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弗言有能而無益於事者君子弗為君子非樂有言有益於治不得不言君子非樂有為有益於事不得不為故所言者不出於名法權術所為者不出於農稼軍陣周務而

已故明主不為治外之理小人必言事外之能小人亦知言損於治而不能不言小人亦知能損於事而不能不為故所言者極於儒墨是非之辨所為者極於堅偽偏抗之行求名而已故明主誅之古語曰不知無害於君子知之無損於小人工匠不能無害於巧君子不知無害於治此信矣為善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善也為巧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巧也未盡善巧之理為善與衆行之為巧與衆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有所貴聖人之治不

貴其獨治貴其能與衆共治貴工倕之巧不貴其
獨巧貴其能與衆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
欲獨能辨欲出群勇欲絕衆獨行之賢不足以成
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群之辨不可為戶說
絕衆之勇不可與征陣凡此四者亂之所由生是
以聖人任道以夷其險立法以理其差使賢愚不
相棄能鄙不相遺能鄙不相遺則能鄙齊功賢愚
不相棄則賢愚等慮此至治之術也名定則物不
競分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故無所

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措其欲然則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於無心無欲者制之有道也田駢曰天下之士莫肯處其門庭臣其妻子必遊宦諸侯之朝者利引之也遊於諸侯之朝皆志為卿大夫而不擬於諸侯者名限之也彭蒙曰雉兔在野衆人逐之分未定也鷄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

世有曰名以得實亦有曰名以失實宣王有射說人之謂已能用強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

右左右皆引試之中關而止皆曰不下九石非大王孰能用是宣王悅之然則宣王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為九石三石實也九石名也宣王悅其名而喪其實齊有黃公者好謙卑有二女皆國色以其義也嘗謙辭毀之以為醜惡醜惡之名遠布年過而一國無聘者衛有鰥夫時冒娶之果國色然凌曰黃公好謙故毀其子不姝幾於此是爭禮之亦國色也國色實也醜惡名也此遠名而得實矣楚人擔山雉者路人問何鳥也擔者欺之曰鳳

鳳也。路人曰：我聞有鳳凰，今直見之。汝販之乎？曰：然。則十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將欲獻楚王，經宿而鳥死。路人不遑惜金，惟恨不得以獻楚王。國人傳之，咸以為真鳳凰。貴欲以獻之，遂聞楚王。王感其欲獻於己，召而厚賜之。過於買鳥之金十倍。魏田父有耕於野者，得寶玉徑尺，弗知其玉也。以告隣人。隣人陰欲圖之，謂之曰：怪石也。畜之弗利其家，弗如復之。田父雖疑，猶錄以歸，置於廡下。其夜，玉明光照一室。田父稱家大怖，復以告隣人。曰：此

怪之徵盜棄殃可銷於是遽而棄於遠野鄰人無
何盜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之再
拜而立敢賀王得此天下之寶臣未嘗見王問價
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魏王
立賜獻王者千金長食上大夫祿凡天下萬理皆
有是非吾所不敢誣是者常是非者常非亦吾所
信然是雖常是有時而不用非雖常非有時而必
行故用是而失有矣行非而得有矣是非之理不
同而更興廢翻為我用則是非易在哉觀堯舜湯

武之成或順或逢得時則昌桀紂幽厲之敗或是
或非失時則亡五伯之主亦然宋公以楚人戰於
泓戰敗楚人執宋公齊二公子爭國小白先入故
齊人立之晉文公賂秦以求反國彼一君正而不
免於執二君不正霸業遂焉已是而舉世非之則
不知已之是已非而舉世是之亦不知已所非然
則是非隨衆賈而為正非已所獨了則犯衆者為
非順衆者為是

人貧則怨人富則驕人怨人者苦人之不祿施於

已也起於情所難安而不能安猶可恕也驕人者
無苦而無故驕人此情所易制而弗能制弗可恕
矣衆人見貧賤則慢而踈之見富貴則敬而親之
貧賤者有請賂於已踈之可也未必損已而必踈
之以其無益於物之具故也富貴者有施於已親
之可也未必益已而必親之則彼不敢親我矣三
者獨立無致親致踈之所人情終不能不以貧賤
富貴易慮故謂之大惑焉窮獨貧賤治世之所共
矜亂世之所共侮治世非為矜窮獨貧賤而治是

治之一事也亂世亦非侮窮獨貧賤而亂亦是亂
之一事也每事治則無亂亂則無治視夏商之盛
夏商之衰則其驗也貧賤之望富貴甚微而富貴
不能酬其甚微之望夫富者之所惡貧者之所美
貴者之所輕賤者之所榮然而弗酬弗與同苦樂
故也雖弗酬之於物弗傷今萬民之望人君亦如
貧賤之望富貴其所望者蓋欲料長幼平賦歛
其饑寒省其疾痛賞罰不濫使役以時如此而
則於人君弗損也然而弗酬弗與同勞逸故

為人君不可弗與民同勞逸焉故富貴者可不酬
貧賤者人君不可不酬萬民不酬萬民則萬民之
所不願戴所不願戴則君位替矣危莫甚焉亂莫
大焉

筠齋漫錄卷之十

錫山黃學海宗于甫輯

續蓬莊浮談

或問陳希夷辟穀煉氣居華山雲臺觀多閉門卧
經月或百日起周世宗閉之空室中數十日猶
熟睡未醒非仙而何予曰此胎息也說者謂術家
習閉氣而吞之曰胎息習嗽舌下泉而咽之曰胎
食故能不食而生猶蛇虫冬蟄理似有之龜之不
食亦猶是也然納龜於空器中藏久亦斃則知胎

息不能持久不食也列仙傳稱辟穀者復言飲水餌松子或餌木黃精則術家之辟穀亦非純然不食者矣史載希夷之半壽亦不長是胎息者未必長生猶蛇虫能蟄而不壽也傳乃稱王真胎息胎食斷穀二百餘年肉色光義力益數人其不經之論乎

或問永樂間命西僧尚師哈立麻於靈谷寺建壇設齋卿雲天花甘雨甘露舍利祥光青鸞白鶴連日畢集一夕檜柏生金色花遍於都城金山羅漢

變現雲表白象青獅莊嚴妙相天燈引道幡蓋旋繞來下又聞梵唄空樂自天而降然則果有佛與子曰佛家不娶妻而禪定其精凝結不散則教為舍利或者有之至死日縱成尸解六體魄僵仆不知運動決無再能變現之理今青鸞白鶴金仙羅漢種種皆現識者謂哈立麻特善幻術一言盡之矣漢書西域傳稱大秦國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丸巧妙非常是幻固西方人之素奇者也由此言之則世所傳雨花臺點頭石之類

非誣也皆幻術也

造子午針之法造成離火時用水淬其本而火鍊其末故本居北而南指予嘗水淬其末而火鍊其本即變而指北矣又嘗木磨其本而金磨其末則本居東而西指木磨其末而金磨其本則本居西而東指氣類之相從其感通之妙如此

天地有常理人物有常性而不能盡然者六二氣之偏勝耳故南方多溫泉蕭山有涼火水火之異常者也橐籥冬見而夏蟄鬼車晝昏而夜視動息

之異常者也。欵冬花於嚴寒，葶靡於盛夏，生殺之異常者也。牛之聽以鼻，龜之息以耳，耳鼻之異常者也。舒鳧挾羽而走，騰蛇無足而飛，飛走之異常者也。木中實而娑羅樹中虛，竹中虛而廣藤竹中實，虛實之異常者也。沉香木遇水不浮，不灰木遇火不然，石脾入水即乾，出水而濕，獨活有風不動，無風便搖，木石之異常者也。天地至廣，萬物至夥，而其變不可盡窮者，皆偏勝之氣，不得不然也。造化無如之何矣。

封建必不可復矣擇人而久任不為善乎井田必不可復矣限田而薄賦不為善乎今不務擇人久任而議封建不務限田薄賦而議井田迂矣哉夫子作六經雖經秦火而一字不滅王通續六經未及百年而一字不存以是知效顰之無益也體垢不沐髮亂不梳小失也而愚者恥之私欲不除大害也而知者不恥豈非見其髮膚而不見其心者乎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唐之梳銘曰有髮者朝朝思理有身者胡不如是言

至矣君子可不書之監銘以自警

勤勞儉約不知其益有時而富急惰侈靡不知其損有時而貧故莊敬自強者德日盛而不知邪慝自肆者忌日積而不悟

質美者多無成志堅者多自立天之不足恃也

荀慈明以董卓徵之欲遁命吏持之急不得玄曰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復追為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夫慈明累徵不出已黃髮矣而應命者以吏持之不得去故畏禍以自全耳後與王允何

顯潛圖董卓其非利卓之聘而附之可知朱子譏其濡跡於董卓專命之朝過矣若史臣謂平運則私道以求志陵夷則濡跡以匡時大直若屈道固逶迤又覺稱之太過慈明之出初非有救世之心者故君子之論人平心而恕物可也

嵇紹父康仕魏中散大夫後閒居山濤薦之不起為書絕濤君子謂康有深意書特放言云耳昭無故殺之則紹於司馬氏父之讎君之賊也力能討討之力弗能討如王裒隱居教授不西向而坐可

矣乃遂事晉致其身要父子君臣之極不猶有可
憾者乎或曰非紹則當是伍負子曰不然奢仕楚
平而平殺之君之於臣非罪則命耳臣子一也故
不當報負縱恣之惟有托於他國終身不向楚而
已康未嘗臣昭也紹烏可以勿讎也哉若山濤始
勸紹出謂天地四時猶有消息况於人乎則大亂
之言也夫三綱於人如天必覆地必載夏必熱冬
必寒亘萬古不易者何消息之有濤仕魏吏部郎
淺為尚書此其與時消息者乎不然紹屏居私門

欲肆微不就微濤言豈不為大忠至孝也哉故濤
之薦康者殺之也非所以言有君也其薦紹者悞
之也非所以言有父也

鄧攸守吳載米之任俸祿無所受是原憲之辭粟
也范丹訪姊姊設食丹出門留錢而去是陳仲子
之不食其兄也劉覽除尚書左丞從兄孝綽在職
頗通臧貨覽劾奏免官是直躬之證父也故大過
非中庸之常道苟難非君子之至行順理而無所
齎心庶乎其可也

荀子謂奪可以有國而不可以有天下竊可以得國不可以得天下而曰國小具也可以小人奪也可以小道得也可以小力持也天下者大具也不可以小人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不可以小力持也是後見三代以前而道其常耳豈知秦隋以浚皆奪之者乎魏晉以後皆竊之者乎漢高誅無道秦光武滅逆賊莽唐太宗戡定隋亂其得國非不正也而間關百戰死者什五比之一戎衣而有天下者異矣雖曰匪奪吾不信也宋太祖削平五代

之亂其治國非不善也而陳橋兵變欺人孤寡以
之薦舜禹於天者異矣雖曰匪竊吾不信也世道
漸不如古而民之被禍日深使荀子見之豈不駭
哉

成湯曰旱而自責是矣戴封遷西華令旱禱無獲
乃積薪坐其上欲以自焚諒輔仕郡五官掾太守
旱禱不應輔乃自暴庭中慷慨祝天積薪柴聚焚
郊以自環構火其備將自焚焉不亦過乎龔遂散
渤海之盜是矣張角之亂向栩不欲國家興兵但

遣將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自當消滅羗胡與邊
章寇隴西刺史宋臬以涼州寡於學術屢致反
暴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不亦迂乎乎路肥馬
輕裘與朋友共是矣劉翊拜議郎遷陳留太守出
關逢知故困乏於路不忍委去曰殺所駕牛以救
其乏衆人止之翊曰視沒不救非志士也遂俱餓
死不忘悖乎故矯矯獨行之士過高而害正反不
若愚夫婦之所知所行猶未甚遠於中庸也

裴晉公歸築綠野堂與白樂天劉禹錫為文章交

把酒窮日夜為樂呂文穆公退老洛中有園亭花
木日與親友歌詠其中是功成身退將終身達
人之自適者也賞皇公之平泉莊遠致奇花異石
侈泰無度而復欲世有是莊戒子孫一草一木不
可與人半之身竄海隅莊亦旋為他人所有貽笑
萬世不亦愚乎至范文正公之不治園圃而欲調
宗族則尤超越古人而非裴呂之可及也文正公
之言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哉吾
今年踰六十生且無幾乃謀樹第治圃頤何待有

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
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學為主入者欲吾常遊不
得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為樂耶俸賜
之餘宜賜宗族至哉言乎其重內輕外識時達命
隨寓而安好施不倦者乎仁智兼盡誦之足以消
荒淫鄙吝之心吾無間然矣

莊生記子貢之言曰古之得道者窮心樂通心樂
兩樂非窮通也道得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
序矣有味哉真子貢之言也然非子貢之所及也

韓生婁敬均欲都關中者也年之韓死而婁封以
婁遇漢高之明而韓生不知項羽之昏耳季布鍾
離昧均為漢高所怨者也年之布生而昧死以布
得朱家之助而鍾離昧不知韓信之忍耳故謀謨
必用於明君患難必濟於良友不可不知所擇也
事必有機識其機而善處之則潛消默運易亂為
治轉危為安而人初不覺所謂用力少而成功多
所謂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是也非智
者孰能與於斯唐末藩鎮擁兵自強遂成叛逆至

五代乘機自立其弊益甚趙韓王以文臣知州而百年之禍始息永樂間韃虜來降者多安置於河間東昌等處生養蕃息驕悍不馴及也先入寇皆將乘機騷動幾至不可收拾景泰初發兵征湖廣廣東西諸盜于肅愍奏遣其有名號者厚與賞犒隨軍征進事平遂留于彼而數十年之禍始除皆識其機而善處之者也君子謂趙韓王仁者之功予於肅愍亦云

王氏耳談

武廟時西湖上有板菴大覺禪師為神僧創造佐
國寺極弘麗而其資累數十萬皆其所遣木毬使
者丐乞於檀那所得使者大如斗闌如毬繪以五
采無翼而飛不脛而走每到人家若侯門戚里富
賈大商以前點地作叩首狀人皆笑迎使者爭為
輸金即 禁籞清巖之地皆入焉喜捨尤多而黃
門不知所由入今禪師示寂而使者木稿猶以高
座重茵供置寺中人猶以名求觀焉曇那氏稱呪
石卓泉皆一時偶然未有若使者神顯若此者列

禦寇稱西方化人靈威幻化此其類耶

梁太宰淵寧波人父梁公商也始無子盡以腴產給婿回家烏稚甥呼公而梁公應之甥曰呼我公也梁公不悅歲且除步至莊客家乃故役者也其家方設俎焚楮享其先甚虔已出餽薦梁公梁公涕下沾襟曰甥情見於稚我身後疇享我如汝者其若莫教鬼乎遂留宿不歸常愧見其甥梁公久客江湖性不喜女色而莊客有女以祿命不利人故久不字梁公見之以屬媒納為媵時年六十四

矣未破臘而夢蘭次年即生太宰八十五以太宰
封九十五年稱封君十年屨入郡請事實不受人
一錢日者馬仕說梁公之奮始於激程語誰為之
耶女祿命不利人殆為利者地也梁公德無所徵
而徵之十年請事不受人一錢非是父無是子

黃其杭人始業屨在富人鄧公宇下公見之曰汝
非業屨人可將吾絲鬻其郡被劫盡公笑曰此吾
命也再往而再被劫公無愠色仍令將絲往又劫
去三次絲值千五百金而三劫皆一盜黃曰我本

業獲貧人也主人強命我出賈兩失無愠而任我不已今又失之此我壘江魚時也公等亦大不仁矣盜笑曰有是哉大度主人乎我藤一堆在魏國柴棚下可將去為履資耳往果得之發藤而黃金條見於束中一堆皆然黃以歸鄧公曰此汝命也但收其值而餘悉以委黃黃以金椎箔巨富至今稱黃金箔云日者馬仕說再失無愠而任不已惟異人識異人三失於盜而大取償於盜必有定數乃失則曰我命得則曰汝命幾忘人已之分矣此

盜所以稱大度主人也

乙未有其孝廉群飲于郊見一婦失墓歸素笄艷妝絕美婦乘蹇回柩衆驅蹇後之及門婦入莫為計忽自內一人出孝廉與語其人曰此婦新寡其夫墓歸將適人耳吾為某執柯來也孝廉曰幸甚為我媒當厚報公其人曰然因與為期至邸舍僅出廡值盟已成其夜婦至下與諦視之果逢者大喜花燭觴散且就寢婦曰君第先寢孝廉即先寢踰時婦不寢孝廉起問曰汝何不寢婦語如前

孝廉又先寢婦見孝廉韶秀又饒橐裝屢寢皆如
已言知無他腸目問曰君有密友否曰即吾同袍
塞塗何論密友曰妾從君矣孝廉大詫曰汝為予
所娶不從何往曰非也此賺錢術耳夫未曉必至
逞其無賴矣妾笑曰非寡嫗者即吾夫也不寢者
夫自也君但乘夜遷密友家始為得妾此妾自媒
從君也孝廉即如其言遷去未明夫果擁衆至見
是空空以詢邸主人邸主人曰相公夜裝歸矣即
群崩去如追之不知所往婦人是賺具反為婦賣

機中有機亦何矯捷屢寢皆如婦言本是細微而
以此得婦心此柔道之驗彼壯于煩其何能以有
求吳寧伯說

姑蘇闔者甲毆乙且死而揣其必死乃其家勅敵
曰稱暴疾走馬延醫醫至已死陳屍聚哭祭奠如
禮始二家互訟毆死至是兩死相當遂罷訟越數
歲憲府小掾適他郡缺岑深山中見甲披裘踞坐
醉聽農歌以為非即睇視是也歸向憲使偶言狀
憲使曰此吾未了事即令小掾懷檄文潛往以其

地邏卒捕得猶謂非也拷問始伏辜復訊屍所自
乃其客為謀命奴某某掘某家新塋父屍衆亦歎
服甲罪極刑株累益衆屍向已歸窆某亦執紼客
不知其親也某家貧得美棺厚殮兼得善地樹槨
成林塋塚甚治惟更顯墓石稱已親焉段秀川談
甲巧矣而不洩客與諸奴皆田積客矣匿深山滅
影而必出就大戮天不嗜巧也

臨江湖季山嘗謂人曰吾祖秘校一日與客圍棋
有村民惡聲相加問之曰來筭簿公曰少待未幾

其人直前推局大罵客不堪怒公徐詰曰想尔不
欠租欲勾簿乎曰然公即取簿勾之仍與斗米遣
歸還至半途遇其妻抱子號哭而來問何以不死
即言其故入門氣絕蓋服毒來也不忍禡立見矣
分宜相誕辰公卿觴集其第忽綠騎陸公金壺失
焉時公威權甚盛或謂之公曰無憂盜獲矣曰自
坐門屏與群公約以次出皆自檢其徒役客盡盜
巢不得出伏梁上獲之蓋選官國子生自言所盜
皆珠玉金寶物非是不顧蔽城外某塔頂上而京

中苦其盜久矣邯鄲有青衿子日夜讀書其聲
聲恒至丙忽以大盜密捕去庠師大恚曰是足不
履外戶者然其家有駿馬匿圍床中藉以重氈飲
食惟燒酒梁肉盡一石夜行五百里動息皆如人
意蓋群盜徧爲耳目而以青衿子爲魁當其書聲
息時即馳馬去劫掠還而未曉猶爲閉戶先生也
盜殺自他郡言其狀皆實遂不可解甲午秋過給
舍鵬初於隆福寺鵬初談前事僕談後事相與大
噱僕所聞乃鄉先生鄭公嘗令邯鄲所見云

楊公某關中塾屋人婦李氏生一子終七歲公復
賈於閩漳浦主藥氏家藥新寡復為其家贅婿生
一子冒姓藥氏亦已三歲倭夷突犯海上諸郡畧
公以去居十九年髡跣跳戰皆倭習矣後又擁衆
犯閩會閩師敗之去而公得遁歸為累囚屬紹興
郡丞楊公世道者厘辨之夷耶民耶公曰我關中
民也回道其里族妻子名姓多與已合異之歸以
問母母令再讞而聽於屏後不數語大呼曰而翁
也起之囚中拜幾而慟洗沐更衣慶忭無極次朝

守藥公知公得翁舉羔雁為賀公觴之翁出行酒
藥公問翁何縣入閩翁言其媿媿又與藥公家里
族妻子名姓合異之歸以問母其日翁來報謁藥
公觴之而母竊聽其語又大呼曰而翁也其為悲
喜猶楊丞家悲喜於是閩郡老黎歡忭呼為循吏
之報士大夫羔雁成群蓋守丞即兩地兩姓實同
體兄弟而翁以髡跣跳戟之牟且為纍囚一日而
得二貴子兩夫人以朱轡千鍾養烏出九地登九
天矣其離而合踈而親賤而榮豈非天故為之哉

句容民兄弟三人其伯氏客蜀販木五載不歸仲
以嫂羨令人詐稱兄死嫂為位哭成服久之察其
心無嫁意乃私受河上賈人金鬻之仍給賈人曰
嫂性好嫁而多矯飾若好語則費日汝可率徒眾
狎至見素笄者擁而登輿但云明日講話登舟為
汝婦矣計定其夜賈人率徒眾至仲季皆避去而
不知季嗔兄分已金少也潛以語嫂獨仲婦不知
嫂亦不嗔但泣告仲婦曰汝夫嫁我幸是富客但
何不早言令我飾妝今是吉禮而素笄往可乎幸

以汝緇冠相易片時其安矣仲婦授緇冠自着素
笄畢嫂即匿去仲婦出答客衆見素笄擁而登輿
去如飛而乘風舟發矣夜深仲歸始詫失婦不省
而追之千帆雜亂數日不得乃次朝伯氏有其重
橐歸夫婦媿婉聚廬里人皆來勞遠人仲亦歸聞
其二稚啼索母伶仃蓋仲婦所棄兒也腸為寸裂
里人有知者無不掩袖廬胡仲欲以其巧成其不
仁而嫂之巧浮於仲其間巧合默成匪人為之天
寔為之故至巧莫如天不然他且勿論遠人隔五

載矣是日何繇歸哉

始興令楊應隆柳州人言其遠祖掘地種竹忽地
中鏗然有聲得一石筍數之有物數百箇長三寸
余銳其上下膚如穀形去膚熟之真是大米香美
異常後食者壽皆百二三十歲飲其汁者壽亦八
九十嘗讀藏經云太古之世穀長五六寸人壽皆
數百歲又圖經稱崑崙之墟有木禾食者得上壽
豈其餘粒耶劉子敦令保昌與楊令接壤甚驩得
之最詳為所談也

予少齒聞塾師涂君言其里南昌一舉子有鑽穴
之行既久其夫知之挾婦嚙其舌因持以訟於所
司是時有人教舉子渡以針刺舌銜處熱剪狗舌
乘熱接之即合明日詣訟庭示舌固在訟者受大
械搥罪然狗舌稍長語常期期不如其舊

羅致元念菴與鄒公某公有寺觀之集行令期據
目前不用陳語鄒曰祖師買巾價只要輕以是買
不成披髮到於今某曰玉皇買傘價只要減以是
買不成頭頂一片板羅曰觀音買鞋價只要捱以

是買不成赤脚上蓮臺

有人為令云子路百里負米不知熟米糙米若是
熟米子路不對若是糙米子路請禱一人云子路
宿於石門不知開門閉門若是開門由也升堂若
是閉門子路按而立

有僧異貌能絕粒糲衲之外絲粟俱無坐徽商木
筏上旬日不食不飢商試之放其筏中流又旬日
亦如此乃相率禮拜稱為活佛親相供養曰無用
供養我某山寺頭陀以大殿毀欲從檀越乞布施

作無量功德因出疏令各占甲乙畢仍期某月日
入寺相見及期衆往詢寺絕無此僧殿即毀亦無
乞施者方與僧駭之忽見伽藍貌酷似僧懷中有
簿即前疏衆詫神異喜施千金恐洩語有損功德
戒勿相傳後乃知始塑像曰僧異貌遂肖之作此
伎倆而不食乃以乾牛肉攪大數珠數十顆暗取
之皆奸僧所為王元禎談

何大復先生有壁盜篇贅錄于此曰壁盜者一足
雙善穿窬嘗夜後二盜入巨姓家登屋上翻瓦使

二盜以繩下之搜贖入之櫃命二盜繫上已復下其櫃入贖上之約如是者三及其數壁盜自度曰櫃上彼無置我去乎遂自入坐櫃中二盜繫上之果私語曰贖重矣我二人分之足彼出必多取也不如棄而去也遂持櫃行大野中一人曰壁盜稱善偷乃為我二人賣一人曰此時將見主人翁矣相與大笑歡喜不知壁盜乃在櫃中頃二盜俵坐道上壁盜度將曙又聞遠舍有人語笑從櫃中大聲曰盜劫我二盜違訝遁去壁盜顧乃得全贖歸

璧者智無過孫子矣此人當平世遂小用之為穿
窬莊子曰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顧所用何如
耳

姑蘇山塘某寺僧月夜遇義婦人至曰與良人反
目怒歸母家忽迷失道身無所依願得假宿僧始
拒却已而心動曰汝但隨我影行至一菴蓋僧故
所居空寂地方欲解衣忽其夫率群不逞排闥入
縛僧曰賊禿安得誘良家婦至此僧不能辨但乞
哀旁一人曰可盡汝有得糴僧曰有麵近百乘皆

出乞化願以謝過麵既盡始罷後始知婦是孩童
夫與群不逞皆優嘗入寺垂涎其麵而作此王元
禎寓吳所見

閭門有匠鑿金於肆忽一士人巾服甚偉跛曳而
來自語曰暴令以小過毒撻我我必報之因袖出
一大膏藥薰於爐次若將以治瘡者俟其鎔化急
糊匠面孔匠畏熱援以手其人已持金奔去又一
家門集米袋忽有鬻者垂腹甚大盪旋其足而來
坐米袋上衆所共覩不知何由匿米一袋於跨下

復盤旋而去後失米始知之蓋其腹視塞而成
雙亦僞也皆出客故談

嘉靖間有士人候選京邸既授官矣然久客囊空
欲貸千金與所故遊客談數日報命曰其中貴兒
尔五百金矣士人曰恨少客曰凡貸者例以厚贄
先內相家性苟得其歡何不可士人拮据購貸金
玉奇幣值百金為期入謁到門堂軒麗巨蒼頭廬
兒皆曳綺縞兩壁米袋充棟米尚溢出皆有御用
字久之主人出主人橫肥以兩童子頭捉背而行

享禮微笑許貸八百廬兒曰已晚須明日主人曰
可士人既出喜不自任客復厲耳當早至我俟於
明日至而窳然空宅堂下兩堆煤土皆袋所傾
主人宅者曰昨日有內相賃宅半日知是誰何客
亦滅迹方知中詐楊伯武談

吾里汪太公蕪青衿時失愛婢覘者謂在戈陳家
戈陳者勝國陳友諒之裔小瑞昌興國間負險善
鬪為逋逃數不奉三尺久矣公以訟于司憲司憲
曰小故今以糶往必為爭端不可公曰但得糶矣

自往不煩吏亦無所爭與之于是集奴為兵卒假
諸武弁樓船冠服黃蓋絳旗以往稱是新都護監
此者入謁諸豪長諸豪郊迎金幣交錯宴款周渥
談鋒颯發四筵聳動返舟而諸豪長報謁蜀款舟
中優人奏技金鼓喧震且宴且教若為玩月沿流
勸酬極醉大樂公度行既遠罷酒出牒文示之曰
婢小故今汪秀才且具奏大廷上司以屬我我何
敢搪突故邀公至此當煩對簿耳諸豪長大惧舌
橋而不能下求榮於公公曰今但飛騎歸將婢至

可立解既至公始將其人鬚咲曰我即汪秀才誰
爲都護以愛婢故爲此伎倆然得後公等游宴累
日莫非緣結諸豪長志皆大曠復交解贈始去報
命司憲司憲亦甚才之張舉之談語謂理亂絲可
以制詩汪太公才若此使有社稷治軍旅易如承
蜩惜乎當平世阨一第而小用之也

世廟朝大金吾陸公居密室與趙夫人玩雪忽於
雪上見人影詫問而人遽至前至者凡五公心知
爲劍俠紅線之流即命夫人避去呼酒酌五人親

欽聖約曰僕為人主守三尺正為公等今乃相偏
置僕何地若金幣惟所欲五人曰金幣何庸一人
袖出一石乃異寶以視公曰此寶本一雙其一在
公願以相假蓋皆外國貢上方者一為大總戎仇
公鑾所得鑿死歸其人而一在陸也公曰誠有之
亦不為公惜第不記置何地非可造次索者奈何
其人曰已知在某姬第篋箱緹囊金盒中呼取便
得以相贈五人致謝且曰願公忘情於我輩不然
恐於公不利公唯唯即躍高屐昇屋去其行如飛

屋瓦無聲時趙夫人已暗集外宅見邏護無所見
後六載有直指使出按某藩公耳語以五人名相
屬是夜前一人復至色甚怒持短匕如秋水曰公
竟不忘情我耶即直指何能為公佯應曰否否其
人曰我已心許不殺公矣復去公吐舌食不下咽
者數月即夫人父趙太史祖彭以語人方玄暢堯
治談時陸負上寵著聲武健長安探丸盜俠誅擊
殆盡而亦累劫於盜語曰密網漏於吞舟張火飛
蛾反集其曰火猛人望而畏之怒未盡然

附錄

省心錄

古之人孝弟力田行著於鄉州黨族名聞於朝故命之以官其臨民也安得不豈弟其從事也安得不服勞其處已也安得不廉其事上也安得不忠浚之人強記多識專於緝綴有不知父子兄弟之倫者有不知稼穡之艱難者盜經典子史為取富貴之筌蹄故忠義日薄名節日衰惟賢者則不然此無他去古既遠無成周賓興之法耳

自警編

張忠定公有清鑒善否臧人物凡所薦辟皆方廉恬退之士嘗曰彼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舉

續觀感錄

楊誠齋子東山帥五羊以俸錢七千緡代下戶輸租其家竹椽土階如田舍翁三世無增飾史良材守廬陵官滿來訪入其門升其堂目之所見無非可敬可仰可師可法者所得多矣曰命畫工圖之而去

玄敬詩話

東坡嘗拈出淵明談理之詩有三一曰採菊東籬
下悠然見南山二曰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三
曰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皆以為知道之言予
謂淵明不心於知道而其妙語亦不心是如云縱
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應盡便湏盡無復獨多慮
如云望雲慚高鳥臨水愧遊魚真想初在襟誰謂
形迹拘如云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如云及時
當勉勵歲月不待人如云前途當幾許未知止漂

處古人惜分陰念此使人思觀是數詩則淵明蓋
真有得於道者非常人能蹈其軌轍也

朱陳村在徐州豐縣東南一百里深山中民俗淳
質一村惟朱陳二姓世為婚姻白樂天有朱陳村
詩三十四韻其畧云縣遠官事少土深民俗淳有
財不同商有丁不入軍家家守村業頭白不出門
生為陳村人死為陳村塵田中老與幼相見何欣
欣一村惟兩姓世世為婚姻親屬居有族少長遊
有群黃鷄與白酒歡會不隔旬生者不遠別嫁娶

先近鄰死者不遠塋墳墓多繞村既安生與死不
苦形與神所以多壽考往往見玄孫子每誦之則
塵襟為之一灑恨不生長其地後讀坡翁朱陳村
嫁娶圖詩云我是朱陳舊使君勸農曾入杏花村
而今風雨那堪盡縣吏催錢夜打門則宋之朱陳
已非唐時之舊若以今視之又不知其何如也

養生類纂

養生要訣曰一人之身一國之象胸臆之設猶宮
室也肢體之位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川也腠

理之間猶四衢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
故至人能理其身心猶明君能治其國夫愛其民
所以安其國愛其氣所以全其身民弊則國亡氣
衰即身謝

又曰能攝生者當先除六害然後可以延駐何名
六害一曰薄名二曰禁聲色三曰廉債財四曰損
滋味五曰屏虛妄六曰除疾妬六者若存則養生
之道徒設耳蓋未見其有益也

精能附血氣能附生當使循環則身永固乾元之

陽陽居陰位臍下氣海是也坤元之陰陰居陽位
腦中血海是也生者屬陽陽貫五臟喘息之氣是
也死者屬陰陰納五味穢惡之氣是也氣海之氣
以壯精神以填骨髓血海之氣以補肌膚以流血
脈喘息之氣以通六腑以扶四肢穢惡之氣以亂
身神以腐五臟

程史

東陽陳同父貧高學竒跌宕不羈常與客言昔有
一士鄰於富家貧而屢空每羨其鄰之樂旦日衣

宛謂而請焉富翁告之曰致富不易也子歸齋三日而後予告子以其故如言凌謂乃命待于屏間設高几納師資之贄揖而進之曰大凡致富之道當先去其五賊五賊不除富不可致請問其目曰即世之所謂仁義禮智信是也士盧胡而退同父每言及此輒掀髯曰吾儒不為五賊所制當成何等人邪

省約三書

梅屋許先生曰耕克田者有水慮耕湯田者有旱

憂耕心田者無憂無慮日日豐年

天不能家訓戶飾賢一人以誨衆人之愚天不能
家贍戶給富一人以濟衆人之貧非以賢私一身
富私一家也

白沙遺言

士從事於學功深力到華落實存乃浩然自得則
不知天地之為大死生之為變而况於富貴貧賤
功利得喪詘信予奪之間哉

夫人生幾何徒以難得之歲月供身外無益之求

弊弊焉終其身而不知悔惜哉

景行錄

聲色者敗德之具思慮者戕生之本

廣積不如教子避禍不如省非

夙興夜寐所思忠孝者人不知天必知之飽食暖衣怡然自得者身雖安其如子孫何

禍莫大於縱已之欲惡莫大於言人之非

室病錄

狄仁傑為并州法曹時同僚鄭崇質嘗使絕域崇

質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使之有萬里之憂詣長史蘭仁基請代之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叶曰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夫善之感人有如此者柳宗元亦可追蹤於仁傑矣

橘壯錄

坡公涉世多難徐杭汝穎牧守之樂中書翰林侍從之榮定州方面之貴所得幾何而四十五年間南北奔走風沙瘴癘之鄉饑餓勞苦曾不得居一

屢託環堵為終老地也東坡與人書間及生事不濟輒自解云水到渠成不須預慮在儋有詩云海南萬里真吾鄉亦可謂善處窮者

橘如錄

山之恃土石草木以崇其勢塊而視之欹斜破碎叢雜蕪穢不可勝指也其在百十里外朝烟暮靄紫翠如滴橫如蛾眉矗比螺髻山其不以遠為羨乎江河之流溝渠泡沫潢潦汗濁以益其委勺而計之臭腐垢澆汗敗便惡溢濫灌注不可勝道也

其在千萬頃間涵天浴日上下同澈圓光藏珠方
景凝璧水其不以大為潔乎嗚呼美以遠著潔以
大致弗崇弗益則亦弗能至矣君子觀此置身之
地弗遠大焉可乎

近代名臣錄

山東右布政使夏公寅嘗語客曰君子有三惜客
曰何也曰此生不學一可惜也此日間過二可惜
也此身一敗三可惜也客矍然避席曰名言也
都督同知王公信所部都指揮劉斌張全智勇過

人公薦之於朝且云英俊之士處心剛直豈肯抑
心低首奔走媚求若不曲加延訪則賢才多隱志
士沉匿任用何能廣乎

松窓寤言

詩柔柔狀小人之惡三涼言刻薄也盜言貪黷也
競言強禦也易解狀小人之情四狐言媚惑也乘
言僭竊也拇言依附也隼言捍擊也

續自警編

滎陽呂公希哲文靖公之孫正獻公之長子更歷

中外凡典五州晚居宿州真揚間十餘年衣食不
給有至絕糧數日者其在和州嘗作詩云除却借
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古人清白傳家如此
元城先生在宋杜門屏迹不妄交遊人罕見其面
然田夫野老市井細民以謂若過南京不見劉待
制如過泗州不見大聖及沒耆老士庶婦人女子
持薰劑誦佛經而幾父老日數千人至填擁不得
其門而入家人日設數大爐於廳下爭以香炷之
香價踊貴

張忠定公詠在成都府嘗夜夢謁紫府真君接語
未久吏忽報請到西門黃兼濟承事兼濟以幅巾
道服而趨真君降階接之禮頗隆盡且揖張公坐
承事之下詢願詳欵已有歎嘆之意公翊旦即遣
典客詣西門請黃承事者戒令具常所衣服來比
至果如夢中所見公即以所夢告之問平日有何
陰德蒙真君厚遇如此且居其上座耶兼濟云
無他長惟每歲遇禾麥熟時以錢三萬緡收糴至
明年禾麥未熟小民艱食之際糴之價值不增外

斗亦無高下在我者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所急
公曰此承事所以坐某之上也今索公裳二吏掖
之使端受四拜黃公浚齋繁衍至今在仕路者比
比青紫